

陵

陽

集

三



陵陽先生集卷十二

宋吳興牟 巖著

序

顧伯玉文藁序

士散久矣卓犖非常者負恃其能不肯輒俛首從流俗
時又無大科異等以得之徒區區建數尺之竿懸一魴
之餌而欲待橫江之鱣不已疏乎且羣舉茂異歲一人
美名盛節也孰不以爲希濶難逢而幸一值焉然不聞
羣刺史勸爲之駕縣次續食與計偕又不聞公車朝奏
而暮及故士始而奮繼而疑且怠造端宏大而其畢也
小事之不可料每如此檇李顧文琛伯玉豈非所謂卓

一
二
犖非常者與年弱冠著文名實在是選勇不自制一旦
躡屩走數千里新豐逆旅斗酒獨酌解橐出所謂文類
進卷行卷者寫之生紙以干氣象是時伯玉年少意銳
如川之方至太阿之出匣三軍之朝氣其視一世爲何
如濡留兩載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倦游以歸鼂董公孫
皆前爲博士乃冠其科伯玉豈有不能正使須試而後
用何至參差回薄今猶在羣博士下予滋所不解或者
曰伯玉論太高文太奇嘗稱作傷已賦以爲雜之退之
子厚憫已懲咎諸賦殆不可復辨又嘗上書光範以爲
世無蘇明允不當在弟子之列其辭驚然無所謂遜甯
知不取造物者所惡忌邪予觀自昔文人往往高自標

樹范曄謂吾諸論放縱實天下奇作其中合者不減過
秦陸機謂聞愴父欲作三都賦待成當覆酒甕杜審言
謂吾文奇當得屈宋作衙官雖昌黎亦曰世無孔子不
當在弟子之列何獨以尤伯玉造物非忌能者意者磨
礱涵養老其英華而大其器業誠所以厚伯玉也今伯
玉學日新文日盛必將盡窮天下正理盡備古文眾製
斯名世而後止命之通塞科之大小要不必深計伯玉
久交予壻張模又辱交予子應龍携文過之若以古道
相存取予旣耄昏平生多愛奇氣習畧盡無以知伯玉
姑論其大者而歸其編

送梅君遇入龍虎山序

梅君遇居澄江有詩書之業水石之勝以貧故不能不出從斗祿奔走塵埃執掌獨勞非其所樂一旦賦詩拂衣徑去何其見之高志之決也自號雲水道人忽又棄其家入勾曲山爲道士布褐芒屨霞餐芝茹見而識之者相與勞苦輒笑而不荅尙喜爲詩好風涼月時復朗吟能自道其意近寄聲云當繇柯阜出冰谿以訪龍虎之仙山而贈言者頗衆予老病日侵強食息人間世旦暮且盡欲附六翮從之不可得甚恨甚恨君遇其子真之苗裔耶仙山乃騎麟翳鳳霓旗絳節之所上下而往來是行也安知不與子真神遇幸爲我問之曰自去九江隱吳市門翩然遐舉爲仙果樂否雖無妻子累然平

生一念惓惓憂國能遂忘却千載之下誰與論此意頗爲我追爾而笑否

文子序

禹受計於會稽會稽者會計也武康計籌山因計然嘗度地於此而得名然其義固有所本范蠡師計然見於史計顏師古以爲與孔子同時是也其書曰文子者有與平王問荅語徐靈府遂以爲周平王時人則誤甚劉向著錄文子書九篇耳李暹所註乃十二篇疑不能無附託其間或謂乃楚之平王楚越相強平王時楚事日非子胥旣奔吳而計然亦去楚間道適越耶不可考矣南谷杜君辨博而篤實恬靜而疏通其能可以用世而

其志果於遯世雖嘗領蘭臺珍館亦復舍去築披雲之菴於計籌山上燕處從容取文子書及其事之散見它書者會萃而刻之三代古書遺跡一旦震發於湮沒之餘真山林一大奇事予觀自昔財計之臣鮮有能自全者計然之策范蠡略用之於越十年生聚旣以報吳乃飄然遠隱竟免於烏喙之毒手而圖謀相便計然乃神仙得道人□□□□□□□□□□□□已蓋計然嘗受於老子者也夫善計不用籌策此豈區區廢居操縱從事於鞭弄之末乎不貴難得之貨不舍儉且嗇不以不足奉有餘生財而不有成功而不居若是者蓋幾乎道固已超然於利害禍福之外而世之壅利專利者往

往違天時竭地利自謂以心計析秋毫不知正犯道家之所深忌祇以自貽殃禍覆轍相尋曾莫之悟可歎也南谷嘗註老子得其宗旨又萃此書俾與師說並行其警世切矣學者合而觀之可也雖然書徒糟粕曠洞遐想沈寥虛間胸中係累雲掃霧除豈不一快然者哉又安得從南谷君登籌峯望元墟求鴟夷子所以泛湖之處

杜南谷籌峯真率錄序

百世在吾前千萬世在吾後求爲可傳而後有以傳琅函羽葆典領名山則夫章既往而垂方來弗可略已此籌峯真率錄所爲作也計籌山之陽夙有靈跡周計然

子文子開其先晉太極在仙公葛元繼其後雖年祀云
邈而斗壇丹井猶可尋越前朝南渡楊武公茂勲請葺
常構齋宇以奉家祠香火歐陽公故實也未幾復爲報
德昇元之觀命亳人洞微先生祖常主其席遂當左仙
處號重以德壽宮親御寶跗錫之華扁昭回雲漢焜耀
林泉式克至於今粵歲某甲當塗杜道堅實來上距祖
君十二代然纔百年而兵革之餘次第經理爲力蓋有
甚難祖君時者矣厥旣捍衛其樵牧以妥以甯則倒廩
以賑荒山巔澗俾耄穉賴以活因興敝舉廢一新之百
廢具舉類無不可傳者顧前人原委世次未有紀用爲
大欠乃爲真率錄哀其名氏列諸左方俾後有攷焉夫

衆萬不齊本其初一真而已真則一而不二純而不雜至實而無妄故真心存則真氣聚真氣聚則真脉永後之人尙思杜君之所用心迆續之特保之其可傳者將與此山相爲無窮計然援范蠡傳最爲端的不繫於此山故不書

周公謹齊東野語序

野史雜錄尙矣疑傳疑信傳信爲士者網羅散失率多取焉否則參稽互質焉張彖謂李林甫冰山開元錄中語治鑑取之他若壺關錄樂天樂甫無微不攷莊宗還三矢於廟雖五代史顧不取唐史如高祖字叔德則見於唐書直筆姚崇十事要說則見於昇平源記室耆次

相張齊丘失於詳攷不免承明皇雜錄之誤續長編號
爲謹嚴乃以湘山野錄附見開寶之末達紹以後曾布
日錄蔡絛後補初不以人廢而秀水閒居之類繫年要
錄亦頗及之然皆隨事攷析或爲疑詞故不足以累其
書昔名臣言行錄之始出東萊貽書晦翁以爲尙多攷
訂商略者願相與討論大抵皆此意或謂建隆遺事涼
水記聞邵氏聞見錄馬永年元城語錄等書若有所去
取其間則前輩嘉言善行之在人耳口相傳以習者所
存殆無幾是又不可不知也余病卧對牆壁平生結習
掃除略盡每聞人譚舊章故實往往面熱汗下已爲椎
魯木僵人周公謹忽以齊東野語示余豈尙以故意待

之耶公謹生長見聞博識彊記誦之續存於篋以爲是
編所資取者衆矣其言近代事特詳蓋有余之所未聞
或聞而不盡同者乃自託於野何居文勝質則史質勝
文則野與其史也甯野野固非所病也況禮失求之野
而獲何獨史而不然他日任筆削者儻有取詎不能補
史氏之缺而登其所諱乎卷中載脫鞞圖贊先君子之
遺事也烏乎寶祐開慶之間姦邪小人奴事熏腐中外
相應以醜正誣善之說欺君誤國馴至不可爲識者推
原禍本未嘗不太息於斯因攬涕書於卷末

仇山村詩集序

觀水必於海觀其會也李杜其詩之會乎非精能之至

未易據其會而擅其名山村仇君仁近嘗有辛丑出西
岳詩適從何來而欲效淵明耶自此亦皆以甲子書似
此例者甚眾而世獨喜言淵明蓋淵明甲子凡十二時
自叙其平生出處本末略備庚子鎮東參軍使都已
有靜想田園好人間良可辭之語辛丑還江陵中途欲投
冠歸故墟以申前志乙巳建參軍使都則其田園日夢
想其意愈迫矣是秋去爲彭澤令八十餘日遂賦歸去
來義熙元年也其使事往來及留上京還舊居皆在此
六年中自此不復出乙巳至丙辰又十二年庚戌西田
曰遙遙混濁心丙辰下潁田畬曰遙謝荷篠翁則往而
不返致命遂志無可復言論淵明者要當以是爲斷仇

君自號山村有山村不願富貴而志在田園正如巴西
九日庚戌酉田丙辰下撰田畝穫耳是真知慕用淵明
者可尙已

杜南谷老子原旨序

偈仄塵埃中胸次憤憤對俗人譚益不樂南谷杜君扁
舟過余議論超然有以開余意相與登道場雲峯宿焉
夜參半篝燈出所爲老子原旨余不寐幾徹曉杜君博
極羣書不但發明其宗旨而已於某章曰是堯舜之事
也某章又曰是禹文王武王事也其說以爲老聃爲柱
下史所職者史而百篇之書亦史也故以書求之余驚
異焉自司馬子長以老韓同傳千載不滿河上公註老

子頗及吐納導引之類其後孫登陶宏景松靈仙人唐
道士成元英張君相輩亦皆註老子又近神仙家王輔
嗣以老子解易人或非之然真解老子則初不及易至
蘇子由直以是謂襲明爲釋氏之傳燈老子亦豈意其
末流之至此也今杜君乃求之於帝王之書參之以帝
王之事譬如披衆昧出幽深明白正大氣象頓殊豈不
甚躋世未有能察杜君之用心者夫道術久裂人各私
其私競立門戶甚至保殘護缺以相非詆莫肯曠然舍
己求爲真是之歸杜君雖自號原旨而不主一家惟理
是同惟經是從惟正是宗務使天下後世無所致疑其
師之說其用心蓋若此可謂宏也矣豈固與原道異哉

余固陋於原旨未深究姑論其大意云爾

送文心之釣臺山長序

子陵口占尺機剗切鼎鉉懷仁輔義天下悅之兩語十
四字平生所學正在此光武夙同研席乃諉曰狂奴故
態何耶使肯幡然相助爲理必將以仁義堯舜其君建
武之治當不止隨世就功而已久要劉文叔已在子陵
劑量中陛下差增於往蓋深寓其不滿之意士固有志
又安能自貶其學以從人哉河水不魚毋落吾事子陵
可謂不負所學矣釣臺距水極遠磴道轉山腹乃至與
顧野王所記水邊有平石臨水者若稍殊然壤斷境絕
真足以隱噫南陽帝鄉寂寥千載子陵此地乃遂建精

舍聚生徒列於學官益知太空浮言功業要有盡而君子之學殆山逾高而水逾長也古涪文心之爲山長將行求予言趣書此以貽之心之穎異絕人靡不通貫曩時父子兄弟自爲師友蓋甚樂今去而之山水荒寒幽寂之處尤可靜坐讀書暇則登招隱閣羊裘軒從容吟嘯其樂未有艾也予嘗欲取所謂十四字者大書刻巖間而不果心之尙有意乎

張仲實詩藁序

始余聞張仲實名未之識頗曾見其詩仲實生王侯家不有其貴富力學自課如諸生間關多難度無所展用始肆意於詩間之山水窮絕處吟哦忘日夕詩浸有聲